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七之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庚戌長蘆鹽再行定奪該委員等諭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忻和遠來又係爾國大臣特等官將理藩院回文送往冒險前據該酋云我等實不敢告以已有回文當面付給該夷拆即起碇回帆該委員隨在津定局該酋普提雅廷與通事明常等暗為商酌且俟折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該委員等諭以現奉

大皇帝恩旨因爾國初次遠來又係爾國大臣特派天津文武送行以盡賓主之禮據該酋云我等實不敢當且程途較遠趁此天已晴霽擬即起碇回帆該委員隨即下船行未數

里望見夷艇業已起煙開行。仍諄囑天津鎮道暫住數日。並諭海口員弁照舊防守。

硃批知道了。

烏爾洪額等又奏該夷遵諭回帆情詞恭順。茲派員送給回文。酌備羊隻水菜食物等件。因該夷遵允回帆。不復辯論。隨將食物送給。該夷頗為欣感。當即收受。惟據取出該國土儀數種。堅欲該委員等帶回。隻水菜食物等件。絨數塊。該員等卻之再三。默思大局已送給。該夷頗為欣。不值因小節而失和睦。暫將禮物帶回。堅欲該委員等帶謙攜帶回京。交軍機處呈

覽後。應否發給俄羅斯館學生收受。伏候

欽定。

硃批覽。

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咨稱。欲會商未定界址。當諭令奕山親往與該夷會晤。秉公查辦。昨據錢忻和等奏。該夷於七月二十六日。折回天津海口。該藩司等派員將理藩院回文。當面付給。並告伊已專派大員在黑龍江等候會辦。該夷使既得回文。又經地方官以禮貌相待。歡欣而去。惟稱查勘地界一事。尚須折回本國。請示該國主等語。自係實情。此次普提

雅廷路過黑龍江。諒必至海蘭泡等處。奕山如與接見。當告以中國既有咨文。至薩納特衙門。將來未定界址。自必由該使臣與奕山秉公查勘。所有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均有該國屬下人蓋房占住。現在界址未定。自應先行撤回。以守舊章。而敦和好。即或一時未能全撤。亦須飭令安靜居住。勿與中國民人互生嫌隙。該使臣係該國大臣。諒能約束屬下。靜候查勘。儻或該使臣不到黑龍江與奕山晤面。奕山亦可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告以該國有大臣普提雅廷。即日前來。與該將軍查勘界址。兩國永敦和好。爾等若不候定界。擅自蓋房占住。實屬非禮。中國必咨行該國懲辦。速即撤回人船。靜候該大臣來到黑

龍江會同查勘。方為妥協。如此剴切曉諭。該夷或可稍為斂迹。不至如前肆無忌憚。該將軍等仍當暗加防範。毋令沿海奸民私通貿易。絕其接濟糧食。或可廢然而返。即將來議定界址之後。該夷見黑龍江無可貿易之處。亦不至妄請通商。著景瀄奕山妥為辦理。先事豫謀。以消後患。

又

諭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俄夷使臣普提雅廷乘坐火輪船。來至天津海口。呈遞夷字。經直隸布政使錢忻和等轉遞。據稱恰克圖貨物壅滯。及兩國未定界址。求為勘定等語。除將分界事宜。寄交黑龍江將軍奕山。俟普提雅廷到時。會同

商辦外。並將此節已飭理藩院撰擬回文。由錢忻和轉交普提雅廷。並令錢忻和送給該使臣食物。俟起程時。親赴海口餞送。普提雅廷接奉回文。及送給物件。甚為恭順感激。由海口起碇。旋回。如經過恰克圖。再提此事。即告以聽候黑龍江將軍辦理。斷不可另生事端。

戊午。浙江巡撫晏端書奏。查喚咭喇夷人自通商以後。歷久相安。近年來間有學習中華言語之夷人。每於新茶新絲出市之時。探聽市價。改裝易服。潛至內地。均經地方官沿途查出。押令折回。並未傳書習教。本年春間。有上海夷商雇用通事。赴內地產絲處所。收買蠶繭。販運赴滬。該夷

商並未偕來。臣與江蘇撫臣趙德轍先後訪聞。當查蠶絲為稅課大宗。而浙省產蠶之區。惟湖州為最廣。飭據署湖州府知府梁正標查明蠶繭例無稅則。且為通商章程所不載。夷商收買蠶繭。仍可縑絲。其意在漏完絲稅。而內地商民亦以蠶繭名目。未見於浙省釐捐章程。遂各趨利若鶩。烏程縣屬橫塘橋南潏地方有姚正泰桂亦和私開繭行。希圖販運上海銷售。為偷免釐捐之計。當經臣飭令將該行查封禁止。並移行經由各關卡查出蠶繭。覈明蠶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即照蠶絲之例。飭令補輸關稅。補納釐捐。並咨請兩江督臣何桂清飭行江海關道。諄諭夷館。

領事。毋許洋商。向串內地商民。發本收買。竊查橫塘橋私
設繭行。原奏謂吳香谷。向結包攬。何以該府所稟者。為姚
正泰。飭據梁正標查覆。謂吳香谷。居住橫塘橋。姚正泰。私
開繭行。係向吳香谷。租賃房屋。曾經訊明。吳香谷。並未
知情。亦非合夥。取具供結。稟復。臣復查湖州一府。民間以蠶
桑為世業。而育蠶之家。未必盡能繅絲。是以轉鬻於絲行。
而絲行之兼收蠶繭者。向於藩司衙門。請領牙帖。現查舊
設官行。均無販賣蠶繭之事。此後如有新開絲行。請帖者。
應令地方官。取送不敢。向串洋商。販繭切結。方准給帖。以
杜流弊。儻敢私自販運出境。一經查獲。即照絲斤出洋例。

治罪。庶奸商奸民知所斂跡矣。

硃批知道了。

丁卯。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上海地方向不販運蠶繭。是以通商章程。只載湖絲等稅。則亦無蠶繭名目。本年夏間。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訪聞夷商有雇用通事。挾賞赴內地收買蠶繭。運滬赴關報驗之事。即經密札飭查。旋據護關道藍蔚雯稟覆。該商等所販之蠶繭。訊係用火蒸烘。可以久儲。因稅則無名。請照估價納稅。希圖輕減。此端一開。恐該夷商惟利是圖。將來販繭漸多。販絲漸少。於稅務大有關係。惟有於出產

蠶繭之處。禁其販賣出境。業經移行浙江嘉湖二府及蘇
屬之太湖吳江震澤常屬之無錫金匱鎮屬之溧陽等廳
縣一律出示。嚴禁販賣蒸烘出境。現在議立章程。應以蠶
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仍照湖絲課稅。以杜趨避等情。欽
奉前因。復經恭錄札行。欽遵去後。茲據將議定稅則詳覆
前來。臣等覆加查覈。此項稅則。現據議定。凡烘蒸之蠶繭。
不論粗細。從六月初十日起。每百斤徵銀三兩。覈與湖絲
論斤抽稅數目。尚無軒輊。其未經議定之先。報驗出口之
蠶繭。多係洋商私購而來。當時權照估價抽稅。稍不足數。
已屬無從補徵。而湖絲一項。例應補納三關稅銀。蠶繭係

絡以成絲之物。此後亦應一體補納。內惟太平一關。例載蠶繭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遂就三關絲稅。逐一比較覈計。所有應行補納蠶繭稅銀。除太平關應照原例。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外。其贛州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六分四釐七毫。北新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三分三釐五毫。示諭關卡。暨內地各商。遵照辦理。該夷商業已無利可趨。自查辦後。並無商販運繭來滬。似可不禁自絕。至五口議令通商章程。內載。夷人不准遠入內地遊行。近年每據各縣稟報。有夷人越界遠遊之事。均經解送赴滬。由該關道。照會各領事。領回管束。並令諄飭各夷商。堅守

成約不得陽奉陰違。欽奉前因。臣等復飭該關道申明例禁。隨時留心防範。一面移行各府州轉行各州廳縣出示曉諭。如有不法奸民。勾串夷人。擅入內地。無論有無滋事。即由該地方官查拏。從嚴究懲。並將夷人押交領事。嚴行約束。照章懲辦。以符條約。而杜釁端。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英隆奏。風聞得松嶺子邊門外朝陽縣界內松樹梢子地方。有西洋人建蓋天主堂。聚集多人。念經作法。等情。現密飭熱河道轉飭赤峯縣知縣景蘭密查。俟得實在情形。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奏。朝陽縣與奉天錦州府接壤之處。有夷人
濶迹。並據慶祺咨稱。朝陽縣界內松樹梢子地方。有西洋人建
蓋天主堂。聚人念經等語。朝陽縣界並非各夷通商之地。豈容
建立天主堂。聚集多人。致滋流弊。所稱西洋人。究係何國夷人。
抑或內地奸民。假託外夷。希圖煽惑鄉愚。英隆現已委員前往
密查。並著慶祺派員會同查明。即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敷德奏。三姓副都統圖銘。轉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報
稱。俄夷前在松花江右岸圖勒密地方。起造窩棚。茲復在
該處添房一所。內存雜貨。門前挖濠一道。夷人駕船由上

游至烏蘇哩口。右岸蓋房一所。内存銅鐵等物。餘船相繼
來行。又夷人駕船。自下游向上回行。並有夷官等。帶同男
婦子女一百餘名。駕船載糧。道出黑河口。駛抵霍爾托庫
少停。即行。又有夷人。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復有
夷官帶同男婦子女四百餘名。駕船載畜。駛至左岸霍爾
托庫。留人。餘皆東行。由霍爾托庫。分撥夷人。駕船駛入黑
河口。向上回行。並有夷官帶人二百餘名。駕火輪船。自下
游駛至奇林江心停泊。次日分撥夷人。駕船駛入松花江。
闖入黑河卡倫。逆游西上。經守卡官追拒。一面飛報。經景
瀋行令三姓副都統。揀派弁兵丁勇。駕船迎阻。嗣據佐領

春福等督率赫哲趕至六十餘里。夷人揚帆前進。即令赫哲以桦皮小船排於江面。致被夷人苦打。委員由江岔迎頭抄出。即縱上夷船。將其布篷扯落。理阻回帆。仍至奇林停泊。詎夷官約會辯論。該員等遂將路票持給閱看。諭以爾國恐爾等任意妄為。今爾等違制分竄。豈非自取罪戾。瑪爾爾俯首無詞。始稱誤入松花江上游。明日定由黑河口折回。該員等派兵指引。送至黑河口。向上回行。聲言告知木哩斐岳幅。仍欲旋回。占居此地。其忿恨之狀。難免不無復來。嗣又夷人男婦駕船載糧。駛至霍爾托庫偏西地方。以柳枝壘作房牆。又准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官駕

船自下游行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即行。又據報稱。該夷復於左岸精奇哩附近。開地八段。約計五十餘晌。據夷官聲稱。伊國來人既多。因無菜蔬食用。故自行墾種等情。該夷既在精奇哩。開地種菜。松花江石圖勒密添蓋房間。且有船隻闖入卡倫。逆游西上。擅打赫哲。雖被委官竭力阻回。而該夷恃強肆逞。實甚堪虞。茲經理藩院行知該國曉諭。儻能從而斂迹。或可暫獲相安。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復於江右蓋房。及越卡駛行一摺。前曾諭令奕山。會同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勘定地界。並先行曉諭海蘭泡等處夷人。該國現有大臣前來。應即撤回人船。靜候